

风物咏

唱不尽的《北国之春》

蔡华先

上世纪80年代，我刚考入师范，报到后不久，在一节音乐课上，音乐老师发下来两首油印的歌曲，一首是《大海啊，故乡》，一首是《北国之春》。我一下子就喜欢上了这两首歌，特别是《北国之春》，至今依然非常喜爱。

当时，我们听到的《北国之春》是由蒋大为演唱的。音乐老师顺便跟我们普及了一下声乐演唱中的三种共鸣方式：腹腔共鸣、胸腔共鸣和颤腔共鸣。老师说，蒋大为的唱法属于颤腔共鸣，所以演唱效果格外高亢嘹亮，加上明快的曲调、深情的歌词，把游子思乡的情愫演绎得动人心弦。

《北国之春》是一首思念家乡的日本民间歌曲，创作于1977年。当时日本正处于经济高速增长时期，很多年轻人为了求学或谋生，离开北方农村来到大城市。这首歌的推出，引发了那些辛苦打拼的年轻人的思乡之情，所以很快在日本家喻户晓，并传唱到世界各地，包括中国。

蒋大为翻唱的汉语版《北国之春》是从日语版直接翻译而来的。一时间，大街小巷都能听到《北国之春》那熟悉的旋律。慈爱的母亲、牵挂的情侣、对饮的父兄、优美的旋律、温馨的场面，有情、有意、有景，一时间不知感动了多少人。我的音乐细胞并不发达，《北国之春》是唯一一首能让我把歌词、曲谱一点不差地哼唱出来的歌曲。

近日，读到任正非的一篇文章《北国之春》。对于《北国之春》这首歌，任正非有这样的评说：“我曾数百次听过《北国之春》，每一次都热泪盈眶，都为其朴实无华的歌词所震撼。”我们爱听爱唱《北国之春》，那是我们可以从中寻找到一种情感共鸣，体验到一种情感慰藉，而任正非喜欢《北国之春》，是因为他是从一个企业的兴衰和持续发展的高度来欣赏这首歌的。他认识到《北国之春》是那个年代日本人不懈奋斗的一个缩影，所以他听这首歌“是为了学习度过冬天的经验”。

《北国之春》创作于日本处于经济高速增长的1977年，是一个时代的反映，但从上世纪90年代初起，日本经济低迷，经受了寒冷而漫长的冬天。“华为总会有冬天，准备好棉衣，比不准备好了。”任正非写道，他是带着未雨绸缪的心态来问自己的：“华为要连续遭遇两个冬天，就想知道华为人是否还会平静、沉着应对，克服困难，期盼春天。”“我们的冬天意识是否那么强烈？”

人无远虑必有近忧，居安思危，成功的经验未必可以借鉴，但失败的教训一定要汲取。善于学习者，可以纵横江湖；善于反思者，可以永葆活力；善于借鉴者，可以屹立不倒。“在这瞬息万变的信息社会，唯有智者方能生存。”任正非就是带着这样的一种思想，由季节的变换想到企业的兴衰成败，为我们重新诠释了流传许久的《北国之春》。

在文章的最后，任正非写道：“冬天总会过去，春天一定来到。我们定会迎来残雪消融，溪流淙淙，华为的春天也一定会来临。”

作为永恒的经典之作，《北国之春》早已被人们广为传唱。人们在吟唱这首歌的同时，有人看到了自己的家乡，有人体验到了爱情的甜蜜，还有人感悟到：冬天到了，春天还会远吗？

“亭亭白桦，悠悠碧空，微微南来风。木兰花开山岗上，北国的春天啊，北国的春天已来临。”我们都相信春天的美好，因为，我们都从冬天走来。

写在大地信笺上的诗

高绪丽

睡在有暖气的屋子里，身子暖了，梦也少了。只要不走出屋子，总感觉春天早早来到，寒冷的冬季已经离我而去。其实，这是一种错觉。

又下雪了。我拉开卧室的窗帘，大落地窗外的景色让我忍不住呼出声。素雅的洁白装裹了眼前的一切，不远处的楼顶、红砖铺就的甬路、矮矮的冬青树、所有观赏树的枝杈和附近的水池，都覆盖上了一层厚厚的白雪。我的世界，一片银白。我不敢大声喊叫，担心惊扰了窗外那些白色的精灵。我跑回卧室，说：“下雪了。”丈夫从嗓子深处咕噜了一句，翻个身，又继续做他的美梦。我听到他咕噜的是：“昨晚就开始下了。”原来，他比我先见到雪。我又跑到孩子的卧室，趴到孩子的耳边，小声说道：“下雪了。”孩子立马睁开了他乌黑的双眸，非常惊喜地重复道：“下雪了吗？”见我点头，他光着屁股从被窝里坐了起来。我帮他把卧室的窗帘拉开，那一刻，我仿佛拉开了一道神奇的幕布。他走到窗户边，眼睛盯着窗外的雪景，嘴巴张得老大。

如同春天期盼花开，夏天期盼有风一样，走过了风姿绰约的金秋，就开始盼着有雪的冬天。小区的东面有两棵柿子树，上面有几个还未来得及掉落的柿子。橙红色的柿子上面落了白白的雪，远远望去，犹如一簇簇醒目的火苗，挂在半空燃烧。下雪了，院子里最抢风头的当属那几棵雪松。它们腰杆笔直地直立在寒风里，不会左顾右盼，苍绿的松针，穿过春天的风，也留住过冬天的雪，它们是雪地里不屈不挠的勇士。

雪，是写在大地信笺上的诗，总会让人感觉有一种恰到好处的美好。时节不会把过去泄露，它会把过去像掌纹一样藏起来，写在诗人的半截烟头上，写在山川和河流里，写在田间的麦垄秸秆上，也写在草叶纤细的缝隙里。雪，落下来了，落到山川里，山川与它深情相拥；落到荒野里，荒野的风为它停住脚步；落到麦地里，青绿的麦苗被它压在身下，远远望去，白茫茫一片。

小时候我最盼着下雪。下雪了，父亲往锅底下添两块木头，任由通红的火蛇子不停地舔着黑漆漆的铁锅底。母亲往大铁锅里倒入一瓢花生，用不了一会儿，大铁锅里飘出来的炒花生的香气弥漫了整个屋子。有邻居来串门，母亲陪着一起坐在热乎乎的炕上，喝茶、吃炒花生。下雪了，雪花落到院子里，父亲和我一起冒着雪在院子里堆雪人。我们找来胡萝卜当雪人的鼻子，找来土豆当雪人的眼睛。冷了，回到屋里喝一杯热水，再跑到院子里继续堆雪人。那时候，我的眼里只有雪。

不知道从哪一年开始，有雪的冬天，我喜欢把《红楼梦》拿出来重新读一读。《红楼梦》的结尾里，披着大红斗篷的贾宝玉，在白茫茫的旷野里拜别父亲贾政的画面是最震撼人心的一幕。有人从中读出了悲凉，有人从中读出了万物归心的境遇，其实无论怎样，都逃不了世间的悲欢离合。

下雪了，车行在路上，车轱辘碾压着积雪，发出“咯吱咯吱”的声响。夜里，再读这首写在大地信笺上的诗，读到“雪”，就如同咬住了一块冰，环佩叮当，声音脆响。

果树的思索

林春山

一场盛事过后，一切归于寂静。漫山遍野的果园，似乎一夜之间苍老了许多，那些矗立的果树，迎着寒风，瑟瑟地抖动着身体，像是在诉说着什么。

曾几何时，那些孱弱的种子艰难地拱破土壤，露出稚嫩的芽，睁开惺忪的眼睛，好奇地、探头探脑地张望着这个神奇的世界。沐浴着和煦的春风，一棵棵幼苗茁壮成长，在经历阵痛被嫁接成活后，凤凰涅槃般脱胎换骨，出落成一棵棵优质的果树，撒着欢地疯长。成年以后，就被果农一棵棵小心翼翼地请回新家，悉心照料，精心抚养，裁其旁枝，唯恐其受一丁点的委屈。果农们还引汨汨清泉，输种种营养，除虫灭害，果树们无忧无虑地汲取养分，发育成了健硕之躯。

一棵棵果树发育成熟，栉风沐雨，君临天下。满树的果红，散发着抑制不住的成就感和自豪感，香甜了山野，陶醉了果农。果农们精心地疏花、定果，细致地套袋、摘袋，认真地剪叶、转果，虽然历尽辛劳，但硕果累累。享受着阳光的亲吻，澎湃着青春的激情，一个个红苹果笑容可掬，楚楚动人。此时，南来北往的“媒人”挤破了门槛，果农们既不舍又开心，最终还是喜笑颜开地把它们一个个摘离了母体，送进了“出嫁”的行列……

它们被簇拥着由汽车送到飞机场，走出了大山，走向了世界，或嫁入豪门，或成为名媛，各自都有了理想的归宿。它们开心地走了，去追求属于它们自己的惬意生活了，可是它们是否知道，它们赖以生存的母体——果树，却孤独地在料峭的寒风中伫立着，脸上已没有了昔日的光泽。

不过，此时的果农们正把一袋袋“营养餐”送给一棵棵辛勤付出的果树。果园的土壤里，那些倔强的苦菜、芥菜，还有一些不知名的绿色植物，依然蓬勃着生命，似乎是在安慰着果树们，不要悲伤、不要气馁，明年的春天还会如约而至。春天来了，一切都会生机盎然。

一阵寒风掠过，果树上残存的叶子迎风鸣叫着。我抚摸着那些落寞的果树，忽然发现，一些花芽正在激情饱满地膨胀着，似乎就要开放了！

银雪妖娆

沐溪

来不及惆怅就凋零的落叶，暮秋便饮下了最后的甘露。拂袖间，风声萧萧，纷飞的大雪覆盖了蒹葭的苍穹。六角形的雪花翩翩飞舞，如同我纷飞的思绪。看着一泻千里的雪白，我和大地一起伸直了耳朵，倾听来自银雪的宣言。

雪飘落的时候，仿佛是一大团棉花被咆哮的风撕碎了，铺天盖地从天而降……

雪在广袤的天空中飞舞，在凛冽的天宇下旋转、升腾，一层层、一遍遍粉饰大地。它要把这黑褐色的土地一一铺满，如宫殿一般耀眼，让这个世界变得雪白。

雪飘落的时候，空气中隐隐约约地散发着青春的气息。那一片苍茫的旷野并非一无所存，雪地里馨红的腊梅花、冷绿的芨芨草，热烈中蕴含着一种昂扬的活力。我走在雪里，雪包裹着我，或上或下、或急或慢地与我轻轻耳语。雪飞舞的时候，风赶过来，我似乎听到千万人的脚步声和大海汹涌的波涛声，一场又一场的雪，从未停下它的脚步，它追着风，与风一起向前跑。银色的雪野里有一群人，他们目光灼灼、他们声如洪钟、他们有雪的勇敢，他们是使者，有雪一样的灵魂。

冬天的每一场雪，都是一次深刻的叩问和心灵的洗涤。雪花是纯洁的天使，它的灵魂看不到一丝的杂质，它给世界留白，它是冰雪王国的仙子，它给这个世界涂抹上了圣洁的银色！

阳光流淌在我的掌心，掬一捧雪，剪一缕光，雪入心扉，雪净灵魂，银雪妖娆，给世间的一切都镶嵌上了好看的花边。这美好的一切，都会给所有的灵魂带来一份安静和圣洁的美好！

